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大樓新建工程建築設計公開說明會紀錄

時間：99年8月26日（星期一）下午3時

地點：行政大樓第1會議室

出席：詳簽到表

主持人：葉院長國良

記錄：陳照

壹、主席報告：

今天下午開的這個會，首先要向大家介紹前面這位是副總務長，因總務長另有行程，所以請副總務長來，另外還有校規小組召集人廖教授也來關心我們。今天竹間建築師事務所介紹的是建築設計的部分，按照本校一定的程序，上回在校發會通過了量體設計，今天做的是建築設計的部份，細部設計的部分還沒開始，現階段還不談論細部設計，所以今天要談的是建築設計。有兩點希望大家能有共識，這樣我們討論的焦點才能集中，問題才不會模糊。第一點，我們人文大樓量體配置前後經過6次設計，上次在校發會已經確定第6案，所以今天請各位不必再談量體配置的問題。第二點，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全校師生的公共議題，來關心這棟建築物的周遭，有沒有大家關心而要提出來討論的，至於我們大樓內部，我們文學院所關心的，例如研究室的隔間問題、空間分配問題，我們內部再來討論，以上這兩項就不在我們今天的會上討論。如果是對於內部的問題，歡迎文學院不論有無進駐的系所，來跟我談，再來思考。請各位可以配合，接下來就請建築師來為我們做建築設計報告，謝謝。

貳、建築師簡報：(略)。

參、意見交流：

一、葉國良院長：

我們謝謝簡建築師為我們說明了他的大體及細部的一些構想，我剛才說過今天的主體就是基本建築設計的討論，請各位針對這方面提出你的看法、意見或諮詢，在座的行政單位有意見要發言先等一下，我們先徵求在場的師生提供意見。

二、外文系梁欣榮主任：

我把建築師的圖讓同仁看過之後，我們外文系分配的那棟樓，普遍的感覺是，我們欠缺剛剛建築師所提到的開放的空間、走道、綠蔭等等，2到9樓像是套房形式的建築，那裡的平面擴大空間比較少，當初說是量體的問題，想問建築師有沒有比較厲害的方法可以解決空間壓迫的問題，還有2到9樓的佈置問題，謝謝。

三、葉國良院長：

梁主任的意思是說比較高樓層的地方，公共空間的規劃比較覺得不夠。

四、外文系梁欣榮主任：

那像一棟BOT宿舍一樣，沒有什麼平面延伸空間的感覺。

五、簡學義建築師：

2、3樓及8、9樓的部份，已經做了漸次的退縮，尤其是在6樓的部份，他會連結低樓層的屋頂露臺，等一下我會再放影片給主任看，這邊我們舉的例子，這兩個露臺，最高的屋頂，在9樓的部份已經退縮了，這是8樓的露臺。我們看低樓層的部份，在6樓我們可以連結低樓層的屋頂，所以這整個可以連接到屋頂的花園，另外我們在7樓的部份，也有退縮的露台，他也是漸次的退縮，也有些露臺的空間可以使用，剛才主任提到的也不用太擔心，其實我們的外文系棟距是最短的，他的中間走廊其實是非常短的，另外在中間我們也會打通，會有開放通透的地方，我們可以把牠看成是大的陽台，另外在兩側也有凸出的陽台空間，基本上他還是非常通透的關係才對，不會是剛才講的封閉式的走廊關係。

六、葉國良院長：

這方面校長也是非常關心，我們也不希望大家都躲在研究室裡面，久了以後對身心都有影響，所以這方面也拜託建築師儘量為我們設想。

七、簡學義建築師：

我補充說明一下，在底層2、3樓的部份，其實他也是非常開放的，像在圖書室旁邊有非常大的陽露台空間，他是上面有退縮，底層部分有漸次退縮，到3樓的部份才開始標準樓層的關係，所以相對於其他系所，空間會更開放。

八、葉國良院長：

我提一點，之前也提過，在設計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因為我們文學院女多男少，所以男女廁所的配置比例要請注意一下，女廁至少要多一倍，因為我們男同學、男老師都比女同學、女老師少蠻多的，除了哲學系比較特別，哲學系老師研究室旁的設計可能男生廁所要比較多一點，因為現在哲學系沒有女老師，清一色都是男老師，所以哲學系旁的設計要比較不一樣，是不是麻煩請注意一下。

九、簡學義建築師：

目前女生的隔間是55間，男生是9間，小便斗22個，它的比例上已經有相當差異。台北市目前的規定是3：1，所以是一定要做到的。

十、葉國良院長：

一般市民男女比例是不一樣，我們這邊女同學、女老師是特多的。

十一、外文系梁欣榮主任：

2到9層樓的廁所配置是如何，是每層都有嗎？是不是要爬3層樓才有男廁？

十二、簡學義建築師：

基本上每一層都有。

十三、語言所江文瑜所長：

我想問一下設計師，我們沒有大型的國際會議廳，但是有小型的，可不可

以就這部分再說明一下。

十四、簡學義建築師：

除了剛剛講的地下一樓，有留一個講堂的空間，原本設定是跟書店、咖啡店聯合起來，有點像誠品的例子，有書店、咖啡店的經營模式，那另外在地下室的部份，有兩間公共空間，可以當會議室或辦演講的地方。

十五、葉國良院長：

我補充一下，剛剛建築師指的粉紅色那一塊，那幾乎有90到100平方米那麼大，本校其他一些學院的做法，像這樣的空間，他們是佈置成三面階梯式的教室，既可開會又可以上課，用於六、七十人的研討會也非常理想，所以我們未來也是可以這樣運用。另外還有一個講堂，講堂的形式可以看看怎麼佈置。我們文學院，將近200人的會議，可以使用文學院演講廳，至於這邊則可以設計成六、七十人的，講堂不同形式的設計可以坐更多人，將來可以分別設計做為公共使用。如果是系內，各系內都各自有一個配置空間，看每個系的需求配合去安排設計，有的系可能常常要開比較多人的研討會，就可以利用配置空間去設計，因為有的系的配置空間也多達100平方米。

十六、簡學義建築師：

另外在洞洞館的部份，將來也有一些多功能的研討室，也就是將來可以多功能使用的意思，在洞洞館的部份，標示紅色的都是，都是系學會以外的空間。

十七、葉國良院長：

我們計算結果就是6個進駐系所他們自己的研討室，配置空間不算，大小總共擁有19間，至於將來由文學院直接掌管的大小研討室，有12間，所以將來在這一區裏面，最多可以佈置出31間大小研討室。

十八、歷史系林品君同學：

您好，我想請問一下，剛剛一直強調空間的通透性，請問是不是有把通風跟涼爽都考慮進去，因為現在文學院很通風，不知道是因為材質還是窗戶的關係，希望我們新的人文大樓也是很涼爽，有一些自然風的利用，謝謝。

十九、簡學義建築師：

我們中間走廊不能是只有一個門，這些門必須配套有一些可調控的隔柵設施來讓外部產生對流的關係，基本上，中間走廊因為它是通透的，在中間部分也是有些開放式的大陽台—就是它會有些沒有隔出房間的部份，所以中間走廊也可以來通氣，目前也在研究所謂煙囪效應的關係，能不能在中間走廊的部分，利用推拔的作用讓中間走廊的對流，利用煙囪效應把氣流帶上去，但是因為煙囪有防火區劃的問題，所以跟防火會有衝突的關係，也會竄流。

二十、臺大博士班學生：

建築師第一段非常強調設計的開放性，看了建築師一樓平面圖，我好像只有看到護城河跟壕溝，臨新生南路一面完全都是水面，跟椰林大道以及舊總圖相鄰的部份，就是一個大的壕溝，所以這開放性到底開在哪裡放在哪裡，這令人懷疑。然後根據我自己在臺大學習的經驗，臺大老房子一個很好的品質就是單面的南面廊，文學院就是單面南面廊，看南面一號館二號館，就是動物系、植物系、園藝系這些房子，它的走廊是開在南邊、內院裡面，北邊舊總圖、文學院，甚至連後來蓋的土木館，都是南面廊單面廊，提供師生很好的空間也調節氣候，看起來建築師採用中央走廊這個比較密集的方式，通常我們只有在宿舍看到這種配置，學校採用中央走廊配置的房子，走起來都不是那麼舒服。還有第三點，關於腳踏車停車空間，臺大裡面腳踏車是越來越多，到底停在哪裡？如何控制？譬如你跟舊總圖有一塊停腳踏車的空間，可是你是用空橋跨過大壕溝，去連到跟舊總圖相鄰的南邊的停車空間，這件事情好像有點超過我的想像，學生們停車要跨過一個壕溝到另外一側去停車，其實學生們都會停在正門口，離他最方便的地方，那這件事情如何解決？如果這時候不解決，恐怕以後是總

務處的問題了，謝謝。

二十一、簡學義建築師：

今天護城河，壕溝的用詞，會誤導大家的想像，其實相對性的，我們希望在開放的同時，也不是全面的讓人潮完全沒有控制點的讓他可以滲透，流進我們地下廣場的空間，一方面也沒有這個必要，他不需要所有的立面關係都是人可以隨時的走進來，所以我們保留他視覺上所謂的開放性、通透的關係，但是提供足夠的出入口，讓他可以進入我們廣場的空間，所以他就不是所謂護城河的概念。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壕溝，其實是如何讓地下室不會是地下室，這是很重要的，在我們不得不把這些量體的配置部分空間使用地下室，怎樣讓在地下室卻能享受自然的通風採光還有開放性的關係，也就產生了你所講的壕溝，要不然這個天井也可以說成坐井觀天，但是實際上怎樣讓這地下室的空間，能夠是通透的，我也要求我們所有的地下天井，你所謂的壕溝都可以雙向連通的，而不會是死巷，它是一個不管是空氣還是人等等都是可以流動的關係在裡頭，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去照顧到地下室的自然通風採光以及開放性，所以也就產生了你所謂的壕溝，壕溝是為了防止人家去跨越的關係，但在這地方，它卻是去創造一個人可以去親近的關係，雖然說不能跨越，但是剛剛我也解釋了，我們連結了跨越的這個點，利用有限的通道，就可以連結我們地面城的部份，所以我相信他不是你講的所謂護城河跟壕溝的傳統概念而已。第二點，所謂南面廊的這問題，其實這是3年前的課題，因為總體容積的配置，以及我們這麼多量的教授研究室採光面的要求，你的這個房間採光面就是要這麼多，假如是單面房間跟單面走廊的話，就是樓層要乘以二的意思，這在我們1到5方案都是討論過的事情，所以說這個南面廊，因為它是低密度的時代，也許我們可以採用單面走廊，利用南面廊來遮陽，但在這案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我們在這設計一開始就提出算術的問題，假如不這麼做，整個樓層就會往上提高，所以才會產生剛剛講的，我們怎樣把這無可避免的中央走廊，讓它變成一個也是同樣通透、開放的街道甚至小廣場，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概念是怎樣讓中間走廊變成不是像傳統的中間走廊那樣封閉的空間，這是說在這樣的課題下面，我們怎樣

做到最好的關係。最後一點自行車的問題，我剛沒有特別說明，一開始有被要求我們要提供的數量，那我們把它集中在兩個地方，一個就是你剛提的洞洞館這一側，另外一個就是這下面的部份，還有一區就是我們會整理現在既有的比較零亂停腳踏車的地方，那您剛剛講的空橋跨越的東西，它是另外一個元素，它並不是必要的，因為腳踏車在地面就可以連通走的，不需要走那空橋，走那空橋只是要強化這建築跟延伸性的張力關係，跟我們椰林大道端點視覺串聯的關係，讓建築物的張力可以延伸到這地方來，它基本上是通到二樓的部份，甚至會穿過我們這建築物連結到洞洞館這地方，所以它基本上並不是為了要跨越你所謂的護城河跟壕溝，它是可以直接走到二樓去的空間，腳踏車基本上地面就是相通的，它並不需要去走那橋。以上回答這三點，謝謝。

二十二、臺大博士班學生（續上）：

我使用文學院少數經驗中，就是文學院增建的地下室，他外面就有一個天井，據我所知，文學院增建的那個地下室的採光井，是最後被選擇要使用的空間，就我使用跟觀察文學院房子的經驗，新建大講堂的最尾端，朝西的這一面，也就是這房子跟鄰學院連接的那一面，舊的文學院跟現在叫樂學館，以前是夜間部的地方，有個開放空間，那個是文學院現在有使用地下層開採光井，壕溝的經驗，恐怕那兩個空間都是最後被使用，最不願被使用，現在是被藝術史所使用，我不知道文學院的人對這樣的使用空間經驗是不是非常樂觀，謝謝。

二十三、臺文所柯慶明教授：

我今年五月底六月初，到UC聖地牙哥開會，然後葉維廉教授特別載我去看一個很有名的生技中心建築，他告訴我說，這建築如何影響到整個現代建築，對臺灣其實也產生影響等等，讓我印象很深的是，它地上樓層不高，但是地下樓層將近三層，但是在裡頭工作的人不感覺他是在地下，這就是因為他們有這位同學剛剛講的類似壕溝的那種，但是我覺得他們處理的很好，因為他用來採光的空間，同時因為有種樹，還可以擺上桌椅，讓他們感覺根本是庭院，然後在這房子外面的牆上，都有適當的綠化植栽，所以我很佩服那樣的做法，我去

參觀的時候他們正在上班，他們完全不會感覺因為在地下樓層上班而有煩惱。我自己是在所謂新的總圖，面對我們現在的自習室對面的出版中心做了3年工作，早上7點鐘去，晚上12點鐘離開，但是因為中間凹下去的中庭有足夠的寬度，足夠的陽光，而且還種了樹，所以很多年快要離開時，我才想到原來我是地下室人，所以我覺得適當處理的話，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做還是可以過的很舒服，特別我在出版中心的時候，只有單面，我是在那個最內層的地方，沒有那種感覺，主要是因為你對著出去採光的區域能夠做的寬敞明亮就不會有這種印象，我覺得我們人文大樓在這方面處理還是可以的。

二十四、葉國良院長：

我補充一點，目前我們新研大樓後面的地下室採光井的確非常的小，所以那裏光線是不夠的，同學提出來的也請建築師多多參考。

二十五、簡學義建築師：

我這邊舉一個""禪宗公案""給你們聽聽，曾經有兩個師兄弟在辯論禪宗公案的議題，當見他師父進來時坐在地上脫鞋子時，兩個師兄弟就爭著要問師父誰是對的，沒想到師父把鞋一脫，就放在頭上，這師兄弟就傻眼了，為什麼穿在腳上的鞋子要放在頭上，師父就說放在頭上就叫帽子，不叫鞋子，所以我並沒有把鞋子放頭上。所以我剛剛是講文字障的問題，不要被這文字所限縮了，有時候文字會去限縮我們本質性的問題，所以我們剛講地下室，為什麼是地下室，在正負零以下就叫做地下室，地下室就好像變成一個負面因素，其實各位不知道有沒有去過鶯歌陶瓷博物館，它也有一個地下室，但是它絕對不是一個地下室，它只是在零以下，當然法規是登記地下室，一個中性的詞給了一個負面的形容，我的意思是這樣而已，謝謝。

二十六、校規小組吳莉莉小姐：

延續剛剛採光井的部份，那剛剛建築師也有說明採光井對於地下室使用者的必要性，不過我們這邊是從校園的角度來看採光井，因為目前看到建築師提

初的圖面，就是用一個欄杆做一個隔離，就一個空間的親切感與安全性，不知道建築師有沒有就這部份來做考量，在這介面關係的處理，因為他的兩個介面就是校園中蠻重要的介面，一個是臨舊總圖的部份，另一個是臨椰林大道的部份，所以在這兩個重要的介面上，不曉得建築師怎麼樣來處理馬路旁邊比較狹長深開挖的空間，這部份請建築師說明。另外一個部份，剛才有提到說希望室內空間可以自然通風，也有提到有關噪音這個議題，想請問臨新生南路那棟9層樓高的建築物，他如何兼顧阻絕噪音跟自然通風?也想深入了解一下。第3個問題，建築師有用心在椰林大道這面向上，就建築物意向的融合，有採用十三溝面磚跟色彩上的一個協調，不過個人覺得目前看起來開窗那個韻律感，該怎麼說，譬如現在舊總圖古蹟這建築物，開窗是比較有規律性的一個重複，但是目前在建築師所提出來的一個設計，好像是比較跳著的一種開窗方式，好像稍稍有點不太一樣，想請問有沒有可能用一種比較規律重複性的一種開窗韻律感，以上3點意見，謝謝。

二十七、簡學義建築師：

這邊剛好有一個國外的案例，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這是西班牙一個非常有名的建築師，叫莫內兒，他所設計的這個也是在歐洲傳統街道廣場上，各位看到的這些傳統建築，可能比我們臺大建築還要老，怎樣在一個現代的建築裡頭，去跟傳統建築產生對話，當然我們不希望說只是用一個完全複製的一種後現代主義手法，比較象徵符號性的元素，而是怎樣兼顧到現代抽象性的問題來做，所以各位看到他在這邊努力的一個關係，不管是天際線，還是三段式的基座、還有中間段的關係，以及剛剛講到類似的開口比例，怎樣在開口比例上面再去做韻律的變化，我想當大家同時希望說跟傳統關係以外，因為假如是完全去複製一個傳統的，就會失去我們當代的現代性關係，其實我們是故意的讓傳統的對稱關係在這裡可以打破，但是用比較隱藏在後面的比例關係去做對應，各位也知道其實在各種藝術領域裡面，同樣都有這些變化，在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在現代當然更多，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時間的重疊性，因為既有的單一對稱性，其實不管是在文學或各種藝術形態裡頭，其實都是被嘗試去解構的，所

以在這裡我們要怎麼利用基本的元素對應，但是整個關係去解構它再解構它，是有這樣的意圖在，故意讓它不對稱，以及不重複的一種關係，做成一種比較有韻律甚至時間性的關係，各位其實去看畢卡索的畫也是一樣，怎樣從一個重疊性的關係裡面，去打破二度空間的限制，甚至三度空間的限制，去做到所謂四度空間的關係，其實我們是故意讓它同時去銜接歷史傳統的關係之外，怎麼去連結現代性的內涵，這是第3點的說明，前面兩個，一個是你講的開放中庭，以及我們天井之間的關係，我們會利用花臺樹籬，中庭地下室的部份，基本上都是開放性的關係，部分也會用花臺的形式來做。

二十八、校規小組吳莉莉小姐：

從校園裏面椰林大道和舊總圖旁邊的那條路，那你走在路上跟人文大樓之間是有那個採光井下挖的空間，因為現在的設計大概是只有欄杆之隔，在安全上的考量，以及怎麼樣讓人走在這邊是感覺跟這個空間是比較親切的，不會覺得旁邊就是一個下深挖的一個空間，好像介面還要再處理一下。

二十九、簡學義建築師：

可以利用剛才提到的樹籬的關係來做。

三十、臺文所柯慶明教授：

葉維廉教授帶我去參觀的地方，他讓我覺得採光井不是一個採光井，除非你走到他的跟前，不然遠遠看去，就我以為好像只是一排低的樹籬、樹臺或花臺一樣，結果你走到那裏，樹籬下面是一個採光井，從遠遠看去，並沒有那種感覺，所以我相信一定有辦法可以把他處理得更為柔和一點，他那個建築物本身是用清水混凝土，是很硬的建築，但是因為有了這些樹籬，所以給人的感覺就很不一樣，另外剛才提到的，因為他左右兩棟建築中間本來是一條完全平坦的平面，但他在完全平坦的平面上經營出一條非常小的流水，因為這樣，整個的空間變得不是很僵硬，反而是非常的流動，所以我剛才提到有關水的部分，在我的看法，其實對人文大樓是很重要的，因為水、樹、風能給人一種比較柔

和、生意的感覺，而不是純粹一種機械性的東西。所以我想多多採用類似樹籬的方式，那種效果、感受上就會完全不同。但相對的，一定的安全性是一定得考慮的，因為我們不是永遠都是在大白天的亮光裏頭，假如是在夜晚，視線不良，沒有適當的防護的話，我們實在也不希望在校園裏，因為這個而產生意外。

三十一、葉國良院長：

建築師，他剛才的意思是怕那個天井沒有加防護，人掉進去了，恐怕是安全的考量，是不是這樣？應該不會吧，那個玻璃，人是可以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有玻璃就不會跌下去了，現在不是有很多這種設計嗎？連大峽谷都可以搭出一個玻璃橋了。

三十二、簡學義建築師：

基本上是一定要照顧到最低限的，安全的問題法規都有規定的，怎麼樣做得更人性化的細膩，我們會再進一步來考慮。另外剛才漏回答了一個問題，就是您關心的通風和噪音是衝突的問題，其實這的確是一個兩難，要花很大的代價才做得到，我們目前是有找到一個比較現代的材料—吸音板，利用吸音板來做為遮陽的同時，在開口，就是通風採光時，開口尺度儘量縮小，在窗子兩側做上吸音板，所以基本上開窗時聲音可以吸掉一些，不會通通傳進來，但是都要花錢。當然也有所謂的消音箱，就是可以透過間接的、通風的開口，他是經過消音箱後風才進來的，也是做得到，但都要花錢，但這花錢的代價到底是降低了多少噪音，我們現在也請技術顧問在計算中，你花了那麼大的代價，到底降低了多少分貝。通風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定要做到，開冷氣時當然氣密窗就發揮作用，現在考慮的是不開冷氣時的狀況，當然我們在建築的座向上，我們朝新生南路都是廁所跟樓電梯間，南北向的多多少少都會有點聲音還是會傳上去，但是他已經退縮在比較校園內部了，通風的問題我們一定會做到，因為一般人都認為好像只要有開窗就一定會通風，其實不是，在內側走廊那邊，那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在那個地方要做到對流。

三十三、林俊全副總務長：

首先謝謝葉院長以及各位主任老師同學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更要謝謝我們建築師花很多的力氣來跟我們解釋，其實公聽會的目的，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在更進一步細部規劃之前，有一些疑問大家能夠一起來了解的一個機制，如何讓大家在這樣公平社會能夠呈現，所有的議題能夠繼續的討論，我們知道這個大樓已經討論很多年了，建築師也知道這裏面有很多的變化，所以這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大樓，今天看到已經有一些成形出來，其實是蠻高興的，我想在座許多主任可能更關心的是自己系所的 identity 將來能不能夠確保，比方說自己能不能夠很有效的管理好自己將來有限的空間，這個可能更需要大家更多的討論看如何來達成這樣的目的，比方說外文系有他的比較獨立的空間，但其他系所是不是也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我覺得這可能是做為一個主任可能最關心的地方。對同學來講，將來腳踏車停車的地方可能是他最關心的，其實腳踏車在臺大現在是車滿為患，總務處在這幾年來曾用這個 sticker 來確認說若你的腳踏車被吊走後，還可以通知到你去領回你的腳踏車，這樣的工作在學校未來所有新的建築都是一個困擾，所以將來這些可能都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一個腳踏車停車空間，不過在這棟大樓，建築師剛剛也特別提到停車的空間，我相信將來是校園意象裏很重要的一個組成，以前我們一進校園左邊也是非常凌亂，現在是整理的比較好，這是有目共睹的，個人是覺得大樓能走到這樣的地步，每個系所一定都有一定的妥協跟將來的期待和願景，蠻期待各位能夠相忍為這棟大樓一起來努力，讓他早日的完成，這個是我個人的期待，謝謝。

三十四、葉國良院長：

非常感謝我們副總務長，他對這個問題真的是很有洞見，洞見問題之所在，非常的感謝。

三十五、校規小組廖咸興召集人：

副總務長、院長、建築師以及在座的很多師長，我是 8 月 1 日剛接任校規小組召集人，我也是戰戰兢兢的，我 8 年前擔任過，這次是回鍋，就我個人來

講，過去 3、40 年來，臺大最重要的建築物，除了總圖以外，這大概是另外一棟最重要的建築物了，因為他的位置非常特別，然後他本身是文學院，文學院在任何一個大學裡面，任何一個社會裡面，都是代表大學或社會價值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很佩服建築師，在談設計的原則跟概念上，他一直在談到這建築是一個重要的人文載體，臺大價值，或者是我們臺灣價值所要承載的一個地方，我也看得出來建築師這麼慎重的在設計。也更佩服我們院長主動來辦這個公聽會，收集大家的意見，而不是只按照他本院的看法來看這棟建築，且我也知道這過程也花了很多時間，這已經做到第 6 案了，這是了不起，我想我過去在校規小組服務的時候，大概很少有經過這麼多的設計案。我們校規小組的立場是，我們是一個平臺，把校園內的意見整合起來，希望在整個空間或歷史基地的紋理上面能夠適當的在這個位置上建出一個實質的空間，我們也希望這個空間上面能夠不只傳承、發揚我們臺大或臺灣的歷史人文精神之外，也希望在這個實質空間上，不只是外在，內部的良好規劃下能夠孕育更多偉大的人文學家，我想這個建築不是 5 年、10 年，而是百年那樣的想法來看待這件事情。因為剛剛建築師談了很多，今天我只是初步提醒一下，以這個建築物來看，事實上他是臺大兩個方向角度的正面，一個是從羅斯福路角度，另一個是從新生南路來看，其實新生南路是一個很重要的入口，我以前唸書多是從新生南路進去，那條路叫蒲葵道，所以這一區的建築物他有一個重要的任務，他是兩個立面去傳達一些精神，一個正面，特別是從椰林大道，我相信建築師他談了很多這邊跟旁邊舊總圖的一些關係，剛才好像比較少談到從新生南路這一塊，很多人的記憶是從這一塊開始來看臺大的，他的歷史空間紋理，原來是洞洞館，原來有一個立面的樣子，那現在您這樣的設計與原來空間紋理的結合，或者是說不一定結合，但是您這個立面對另外一個角度，從進入臺大的人，想法是什麼？這個面談的比較少，是不是可以再讓我們看一下，因為我覺得這個面也蠻重要的。

三十六、簡學義建築師：

的確，我們必須要同時面臨傳統椰林大道比較古典的面向，另外慢慢轉折到洞洞館，其實夏教授在這邊，他最清楚整個洞洞館在現代建築裡面，他是臺

灣一個早期的實驗的作品，他是連結現代主義的一個關係，所以怎麼樣從傳統到現代，其實我們這棟建築好像也必須要有這樣過渡的關係，的確我們是有意的在銜接這兩個系統，當然比較抽象的，例如剛才講的柯比意的幾個建築的原則，在這裡面怎麼樣也同時可以實踐的，像我講的挑空底層，還有屋頂花園，還有遮陽，尤其在柯比意建築裡面的，當然洞洞館也是從遮陽這樣的一個角度開始，因為我們這棟建築同時要面對東西南北向，還有噪音等等的問題，我們也利用遮陽必要的元素來做為我們建築主要的立面，在新生南路側，我們會看到的是比較銜接都市面現代的關係，因為我們比較傳統建築的語彙是轉到我們椰林大道內部這個皮層的時候才開始產生。所以在側面的部分，不管是在材料上或元素上，他都是比較現代的，當然講現代主義，他也一百年了啦，我覺得所謂真正的現代，應該是超越那個時間性，我講的建築本質的問題，那一部分是重要的，要不然現代主義以現在來講，他也有一百年的歷史了，所以建築本質的東西在這邊怎麼樣被照顧到。我們發展到現在，當然我們自己也不是非常滿意的，將來我們利用的其中有一個垂直的服務核，我們可以來塑造一個比較雕塑性的立面，那我們現在還在嘗試，他整個是清水混凝土的，但怎麼樣讓他利用光影的開口，各位也看過柯比意的廊香教堂，剛才也有看到路易士康建築的清水混凝土跟木頭的一些關係，所以雖然我一直希望在這棟建築裡要帶入大量木頭的元素，剛才比較細的我就沒有談，因為在我們中間走廊的部分將來會呈現全部是木頭的，他那個質感，就是說走到那個中間走廊，不管是走道、天花板還是兩側的牆壁，主要都是木頭的元素來做，所以我剛才講的質感是一定要做到，我們基金會執行長他很擔心預算會超過的問題，但是他其實也非常贊成要做到，我們在不久前也把這個案子跟施崇棠董事長做了簡報，他個人也非常的喜歡，我們再爭取他，我們已經有暗示他預算會超過，還有必須要來認養你們的書店、講堂，他也都認為這是很好的想法。所以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材料是清水混凝土，各位看到褐色的是木頭的部分，我希望這邊可以帶出一些比較軟的元素、這種木頭的質感，我個人很喜歡剛剛放過的一些 image 裡面，當然我們還不覺得我們做到了那樣的氛圍，像各位看到的路易士康的研究中心，那邊培養了多少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我剛剛比較沒有談到，我覺得寧靜這個主

題是非常重要的，雖然說他是位在校門口，好像是一個非常喧囂的環境，但是我們怎樣把一種寧靜的氣質放進去，他能夠去涵容，他會轉換成一種內心的一種深度，我覺得這種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文學系的，講不出好的形容詞，但希望以後我們真的可以做到這樣的一種氛圍。

三十七、城鄉所夏鑄九教授：

我提兩個意見供建築師參考，人文大樓最大的挑戰，剛剛廖咸興教授已經點出來了，他位在臺大的入口，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挑戰，因為人文大樓本身量體受現實所迫，量體非常的大，不得不現在拉這麼高，建築師把量體退縮，這個退縮確實是必要的，但是我上次已經提了，看看能不能夠再壓低、再退縮，看來是沒有辦法了，這個是現實上的困難，所以從椰林大道一進口，未來的校園裡，不管是不是文學院的，一抬頭第一個印象，就是這棟建築物，可是這個量體仍然是有一定程度的高，退縮也沒有辦法再降低了，所以我給建築師的建議是，因為我跟建築師認識很久了，我也了解他的特性，那我的建議是這樣，因為這只是一個初步的設計，我是建議建築師還要再更柔軟，更少一些現代美學的自我堅持，這樣建築師會更彈性一點，讓進臺大的意象，儘可能的讓師生都覺得熟悉而不要是突兀，這樣比較容易成功，不然風險太大了，我不是不鼓勵去嘗試突破，但是儘可能讓師生進來的時候看到第一個印象覺得熟悉，我覺得是比較不會引起爭議的，這就如同我們總圖書館，他在椰林大道的終端，當時那個建築師他就儘可能的也是退縮，那個總圖書館的量體是比這個還要大好幾倍，可是也是退縮再退縮，然後他用的語彙就儘量讓大家熟悉，所以看來現實上是大家都接受，那我用一個對照的例子，今天的社會科學院，日本的建築師伊東豐雄就拒絕接受臺大既有的 image，雖然也是從前日本人做的，因為有一次公聽會，有一位臺大的同仁，一位老師就主動提出來說大家都接受了椰林大道兩邊既有的建築物，都認同這是臺大的特色，那伊東先生是個大師，能不能儘量表現這個？伊東豐雄理都不理他，現在社科院就是一點臺大過去的特色都沒有，一般人、非專業者是非常難以想像未來蓋好的房子是什麼樣子，總之社科院就走另外一條路，那人文大樓的位置是比社科院還重要的，社科院好歹是

在後頭，那這個是在入口第一棟房子，就在椰林大道的起點，所以我建議建築師，剛剛總務長和院長都一再提到這棟房子位置的挑戰，我是建議建築師更柔軟，更有彈性點，更少一點現代建築美學的自我堅持，我用的措辭是非常專業的，建築師知道我在講什麼。我第二個意見是我看到建築師的簡報一再強調文學院人文大樓的重要性是人文精神的載體，這個講得太對了，剛剛廖教授也一再肯定，這個 statement 我很同意，但是建築師用什麼手法來表現這個人文精神的載體呢？建築師是這樣說的，因為建築師是現代建築堅持的信仰者，所以他用的是現在建築的美學，我跟各位解釋一下什麼是現代建築的美學，剛剛建築師講得非常對，我們的農業陳列館正是，那我們現代建築的美學就是表現材料本身，他是有意不表達意義的，他就是表達琉璃瓦本身，表現石頭本身，表現清水混凝土。什麼是清水混凝土？就是灌完了以後樣子就像是石頭，就是要像混凝土本身，這個是現代建築的美學。可是現代建築美學碰到了很大的災難，因為一般人並不見得欣賞、能體會這樣的風格，各位看這個農業陳列館，被文化局指定保存，這個臺大有很大不同的聲音呀，所以剛剛建築師要求樸實以及抽象，那幾張圖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就是在講人文精神的時候，建築師放的是一些類似修道院的活動，所以是不是對修道院的想像，是建築師對人文精神載體的看法？那這個空間未來出來，一樓跟地下室，尤其是一樓，因為是在臺大的門口，這個一樓的空間必須成功，建築師剛剛放的一些圖，再現的 3D 模型那個空間都是非常乾淨的，我認為建築師畫的圖，從我們專業上來講是非常漂亮的、很乾淨俐落的立面圖，平面圖也很乾淨俐落，但是我反而是擔心太乾淨了，我從上一次發言就不希望這樣，就是文學院大樓的一樓不能變成死寂的空間，其實不太能夠像路易士康研究中心，這個就像墳墓了，因為這位是位猶太人，他做所有的東西都是猶太的聖堂，不是人間的人文精神，剛好都不是，所以我要提醒建築師。我剛剛來的時候跟建築師聊天，建築師講了一個事情讓我比較有信心，就是有可能由觀樹基金會來認養書店、咖啡館以及我當然希望有茶座，但是假如是觀樹基金會真願意認養，我就比較樂觀。這怎麼講呢，因為將來觀樹基金會要認養，就是要讓活動更容易附著在這個新建築物上，那這樣這裡就有活力，尤其大門口又離新生南路這麼近，對面這麼熱鬧，臺大當然

不能這麼吵，可是這個空間要有活力，千萬不能變成死寂的空間，將來會怎麼樣其實是不知道，我只是提醒建築師盡量不要往死寂的、抽象的方向走，因為在大門口這不會是臺大文學院的人文精神，反而是要讓學生愛用，學生會願意聚集在這裡，有各種活動，從地下室到一樓都不是空的，晚上都有活動，那這樣就成功了。就是讓觀樹文教基金會在那裡會忙的很，我樂見其成，千萬不要到最後觀樹基金會說這個地方經營不下去了，我不幹了，那就麻煩了，所以我這兩點建議供建築師做參考。

三十八、簡學義建築師：

這可能要寫博士論文才能回應，這有點難，其實夏教授講的都是很關鍵的。其實我不是不認同夏教授，你們可能不知道，我講一個夏教授跟我的歷史，就是我們鶯歌陶瓷博物館的因緣，夏教授就是評審委員，他選了我入選鶯歌陶瓷博物館，但執行的時候夏教授也一再給我意見，在鶯歌也曾經有過某些古蹟要遷移要拆到博物館來等等，夏教授也給了很多意見，要怎麼再運用這些古典元素在我們鶯歌陶瓷博物館，但是最後我很不聽話，還是把他弄成一個純粹現代主義的結果，當然這部分也曾經有過一些論述。我簡單的回應夏教授，剛剛您講的尤其不用擔心的例子，我們把他講成是一個死寂的空間，但是我們也談到像老莊哲學的空無性，其實空無性本身並不是，因為空無性他的可能性，就我們在談場所精神也好，他的場域被塑造性是最高的。將來我希望我可以模擬，例如觀樹進來或是在這裡可能的活動，其實我本來希望能夠有這樣的示意圖讓各位能夠更了解，所謂空無性的場域他可以像剛剛講的，當一個人的時候他是這樣的一個內涵，當一百個人、一千個人的時候他又是可以被涵融的。但是，假如他不是我們相對所謂的空無性的一種空間的時候，他是放不進任何東西的，他的可能性就被限縮了，所以我個人是並不擔心夏教授講的這個問題，應該他可以是一致性的關係。至於後現代主義一直到現代主義等等這些，我想今天可能來不及這樣講，可能真的要有一篇論文，可能在校規會的時候這個要好好被考試，可能我們必須要有更好的論述來講這個事情，今天我不知道時間允不允許，但是夏教授這個議題其實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不能講說論戰，我不太

會講，其實我個人倒是覺得說類似我剛剛講的空無性，但是在我們所要嘗試的當代性，我們剛剛也談到現代主義本質所謂超越時間的關係，我也希望將來在我們這棟新的建築裡面，當然無可避免的一定要跟傳統椰林大道的舊建築產生連結的關係，但是他會不會是像我們剛剛講的後現代主義的一種象徵的符號的一種直接轉移的關係？我個人是並不這麼覺得。剛剛夏教授也講到熟悉性的這個問題，這個又已經牽涉到非常大的美學論戰的一個關係了，我們對建築的語彙或是我們對藝術的欣賞的那個關係，因為後現代主義其實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所謂普普藝術，因為現代主義跑出普普藝術，必須用比較大眾的語彙來做為直接的溝通的這個問題，但是其實建築和其他藝術形式其實也是一樣，存在一種非常本質的關係在裡頭，他是可以從裡面去閱讀的，而不是從一個符號性去閱讀一個建築，所以我也期待將來，也許一開始會被衝擊到所謂熟悉的問題，我相信那一個熟悉或者是那個部分是隱藏在裡頭，但是我們希望帶入一個更豐富、更深廣的領域在那裡，讓這棟建築同時去照顧到剛剛講的傳統的關係，但是他絕對必須要是當代性的。

三十九、城鄉夏鑄九教授：

因為剛剛院長說了今天最主要是討論公共議題，而文學院本身內部的使用跟空間分配不是今天討論，我不知道以後那個機會我會不會在場，但是我做一點提醒，因為我看今天大部分都是文學院的同仁，簡學義建築師是一個很喜歡做設計的，而且設計可以做的很漂亮，我不是在找簡學義建築師的麻煩，各位不要誤會，可是各位每一個系所只要將來會入駐的每一個老師和同學，都要很仔細地去看簡建築師提供的平面圖，假如看不懂，要校規會幫你解釋，這是校規會的責任、工作小組的責任。文學院的人文大樓高度其實並不那麼的高，只是在臺大大家吃不消他這麼高，可是從工程技術來講一點都不高。但是簡建築師因為要表現設計，所以他用了鋼筋混凝土的列柱，這個是一個法國建築師的特色，所以他這麼黑的都是承重牆，假如在座的有土木系的老師和同學就懂我這個意思，其實在結構上是完全用不著這麼龐大的、這麼強的柱子的，可是我完全尊重建築師，建築師要表現這個列柱的效果，但是他不能付出的代價就是

讓上面文學院各個系所的研究室變成隔間困難，或者隔完以後不好用，這個千萬千萬要小心，文學院的老師們看看現在文學院的研究室好不好用，因為現在就是擠在裡頭，現在就是密度太高，可是那個比例，注意那個研究室的比例，還有這個天花的高度你喜不喜歡？熟不熟悉？然後你想想是幾乘幾，然後未來看看簡建築師提供給你這個系的研究室是幾比幾？假如再看不懂，用個繩子在地板上拉出來想像一下，假如那個空間不能用，那一定要講清楚喔，不然的話就是災難，那這個呢我覺得校園規劃工作小組要幫忙，為什麼我今天要插這個嘴？我不是要針對簡建築師，因為臺大最近的幾棟房子，都是外面捐錢蓋出來，結果蓋完了以後跑來找我，因為他覺得找城鄉所幫忙，我跟各位說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法學院，法學院是國泰捐錢，可是國泰出錢，建築師把圖畫好了，我們法學院的老師和同學，我不知道是他們沒有機會還是他們放棄了機會，結果房子就蓋好了。蓋完了以後法學院的老師在那邊開法學院的院務會議，發現會議室竟然連個窗戶都沒有，我們的法學院是從徐州路搬來的，他們用日本式房子已經養成習慣了，他們覺得所有的房子都該這麼好，結果現在開會的地方連窗戶都沒有，罵的要死，那學生也是罵的要死。外人非法學院的都不知道以為那房子蓋幾棟那麼漂亮，結果現在不能用呀！副院長來找我們希望城鄉所是不是能幫幫忙，那我只能給他出什麼主意呢？就是和我們學生一起把那牆壁敲幾個洞，讓法學院學生在裡面整個改變，不然那法學院是不能用的。注意，這是法學院，我們的公共衛生學院更要命，現在才搞的一半，把我們的畢業生也是公衛學院畢業的，被他的教授找回去說趕快來幫忙，因為那是潤泰捐的錢，大家都是好心，因為要快，老闆要交代，趕快把臺大的房子蓋出來，結果臺大的老師和學生，老師每個都忙的要命，都在實驗室忙，結果那房子快蓋好了，結果房子不知道怎麼用，把我們的畢業生找回去幫忙。這個跟我們教我們的學生這個設計都不是這樣做的，因為使用者沒有聲音出來，使用者的空間怎麼運用都不知道，可是臺大外表看起來那房子都新的不得了，所以我是提醒校規會工作小組在這個時候一定要及早介入做一個橋樑，讓文學院以後用的這些系所，因為他們都用慣了我們的文學院，那個文學院是全臺大最好的房子，他們以為所有的房子都蓋這個樣子，房子都不會是那個樣子，我只是提醒各位，我沒有說

簡建築師那個房子會像法學院和公共衛生學院一樣那麼糟喔，我一點都沒這個意思，但是我要提醒，因為簡建築師的這個結構是非常強的結構，我只是懷疑是不是要花這麼多錢？以及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列柱？這樣的列柱假如上來對文學院未來每個系所研究室空間的分隔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我也不反對，但是假如那個隔間使每個研究室變的又瘦又長那就麻煩了。這個本來就是需要建築師和使用者坐下來在平面圖上好好談的，校規會一定要扮演這個角色。我再提醒一點臺大成功的經驗就是我們的總圖，總圖得了第一名的建築師他得了，可是總圖為什麼現在用的這麼好？我們圖書館那些工作人員真認真，告訴那個建築師，我們哪個桌子不能丟掉、哪個櫃子不能丟掉，所有那個平面圖得了獎了得了第一名了，但所有的平面圖重新畫一遍，是按照總圖實際的需要重新畫，所以總圖用的這麼好。我這個是在幫簡建築師的忙，不要蓋完以後各位罵他，因為我看到了這個結構，這個結構很漂亮，是結構很漂亮，建築的空間很漂亮，可是上面做各系所的研究室這個空間恰不恰當？這個一定要各位才知道，連我都講不出來，一定要各位看，每個系所都要看，我這點因為不是今天的討論我只是提醒，我不是要找簡建築師麻煩，因為現在就有幾棟房子蓋完了，出事了，謝謝。

四十、臺文所柯慶明教授：

我去聖地牙哥就是看這棟建築，但是有一個很重要，你看照片會有錯覺，會覺得簡直就像個修道院，但是真的到現場看感覺是不一樣，第一個，要進到這個空間之前，會先有一個階梯要上去，它的兩旁有很現代的雕塑在那裡，讓它很活靈，它的水往前走，走到後面是一個瀑布，瀑布的底下是一個他們可以喝咖啡、喝茶的露天露臺，建築外面為什麼是空的，因為面對的是海，它的很大特質是每一個牆面是斜的，為什麼？因為海風很大，以及日照的關係，其實你走到那裡，看到這裡頭，他兩旁的建築每一層人有非常多的人在活動，否則它不會幾乎是世界頂端的生技科學研發中心，所以我常常覺得我們只看一張照片，會產生很多的錯覺。第二點，剛才廖教授提到的那個蒲葵道，我很遺憾沒有任何人討論新月臺，我們現在臺大蒲葵道走進來第一印象還是洞洞館—農陳

館，人文大樓沒有影響，而農陳館就是打破椰林大道整個意象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簡建築師是很痛苦的，他要在兩種不同的美學當中，想出能融合兩個又可以反映當代創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新月臺是感到驚艷的，我每次看新月臺都有點難過，這也沒有舉行公聽會，因為要蓋新月臺的時候，我是出版中心主任，我曾經有參與過，後來不曉得為什麼就蓋成一個很奇怪，我們把校園的牆拆掉，又蓋了一個像牆的東西，擋在哪個地方，而且一點都不美觀，你假如走近到兩公尺一看，簡直是很難受的感覺，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個人是覺得現在這樣的設計，對蒲葵道的影響不大，除非你站在那裡，又可以透視農陳館，然後再看到我們的建築，因為頭沒辦法抬那麼高，所以我反而覺得新生南路外側側面那一面比較重要，可是對面教堂已經那麼高了，然後就以椰林大道來說，我相信夏教授跟我有一樣的感覺，我們每天都在忍受台電大樓，所以情況可能已經不一樣了。

四十一、葉國良院長：

謝謝柯老師的解釋，讓我們理解更多。請童老師發言。

四十二、人類系童元昭主任：

我主要是問程序的問題，謝謝夏老師剛剛從一個使用者與專業的角度提醒，因為今天很清楚是一個初步的設計，今天之後會有一個細部設計出來，然後進入校規會後施工圖就會出來，剛剛夏老師也有提醒，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我們看不懂這個圖，希望校規小組可以幫助我們，那我們可以掌握的時間點是什麼？像長寬比例的問題，4月份開會時這個議題已經出來了，那今天完全沒有聽到，因為強調跟環境的關係，沒有談這個議題，那我們什麼時候還可以談這個議題，什麼時候我們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四十三、葉國良院長：

我說明一下程序，因為這個完成了之後就要進入校規小組，校規小組提意見，之後再送校發會，校發會通過之後，一方面送文化局跟都發會去審查，另

外我們這邊就做細部設計，剛才看起來大家大部分意見沒那麼強，就是對於某一些房間的長寬比例有顧慮，我想這之後我們跟執行長還有建築師這邊大家再來研究一下，各位必須了解的就是這裡面會牽涉到採光面、建築本身，我想是力學的問題吧，不是隨便在一張紙上畫來畫去就完畢了，這點要請大家了解。因為時間的關係，大家的意見就蒐集到這裡。我最後要請教兩點，第一點，按照規定我們建築蓋完之後，必須有一個公共藝術，可不可以請建築師預先幫我們想一想，什麼位置是可以裝設公共藝術的，麻煩幫我們想一想，考慮進去。另一個就是建築物很硬，我們希望他柔軟一點，在我們學中國文學的人來講，就是一灣清淺的水，幾株楊柳，柔軟度就有了，我很喜歡柳樹，可是校園裡面很少柳樹，說不定在水邊植幾顆柳樹，那風一吹就搖擺，樟樹、白千層都很剛硬，但柳樹就很柔軟，再配合一下清淺的水，不是那種會滅頂的那種，清淺的程度，不會想涉水過，又不會有溺水的情形，配上柳樹可以營造柔軟的感覺，這是建議。今天感謝各位給我們這麼多意見，包括整體的意象，或是細部要考慮的問題，我想建築師會納入思考的範圍，至於大家很關心的那個，我再來請教建築師，謝謝。今天感謝各位的參與，謝謝林副總務長、廖召集人，還有洪執行長、夏教授、梁主任、江所長、童主任，柯老師是我們文學院空間規劃委員會的召集人，還有校方各個單位，保管組、營繕組、事務組，還有退休的老師也過來關心，非常感謝各位，謝謝。